

奴心
海
如
寄



怒 第一集目次

楔子 苗秀士咏石演物語……………李將軍射虎作寓言

第一回 身世伶仃災重得主……………風塵勞碌戰將還家

第二回 政局占機先熱中工弄巧……………閫規分博進馭下恨無恩

第三回 小廝遊上京賞心悅目……………窮東候閨客攪肚翻腸

第四回 花國觀光馳聘饒雅興……………柴房臥病憔悴隱芳蹤

第五回 羨軍職師爺求保舉……………搶財神倡女啓爭競

第六回 弱妹作犧牲新交意淡……………妖姬懷嫉妬舊愛情濃

第七回 拾墜歡消磨永晝……………偷靈藥困頓良宵

第八回 孽海無邊皆色慾……………殘花到處有啼痕

第九回 禍不單行一夕惡緣身受累……………數由前定三天清恙局翻新

第十回 側室信蕭閒品題馬弁……………孤星同搖落拜倒鴉環



怒

求幸福齋主著

楔子

苗秀士咏石演物語 李將軍射虎作寓言

這一部小說。若照歐化的新文學的格式。書的名兒。儘可簡單乾脆的題上一個「怒」字。也就成了。如今爲保持著章回小說舊文學體裁的面目。寫作『豪家怒史』。又名「一怒緣」。挂上了些零碎。倒又可預先作一點楔子來說明。本來人生之有怒。是占著七情中的第二位。天地間生下來。不分強弱貴賤。都有他獨立的個性。也就都有他很平等的自天所授的七情。從七情中單講到這個怒。似乎只是富豪的人才配專有。他們的怒。每每深藏着一種不測之威。大可以毀滅了世界。至少也足以損害一個平凡可憐的窮人。若勉強往好處講。有時或亦能激動起一個受損



害者的反抗。由反抗而勃然興起。倒應該感謝他所賜與的這一種偉大的動力。又或作威作福。作用相連。因富豪們特有那種海闊天空爲所欲爲的怪性格。往往行事不按着普通軌走。一旦弄得出奇。爲了富豪別有無名的惱怒。本欲發威降殃于人的。卻竟會結一個意外的果。偏偏是降起福來。那便算是偶然的施與吧。至于平凡的窮人呢。生在這個階級顯然的世界上。也似乎應該安點分。知點足。放和氣些爲妙。尤其是對於那臨頭蓋頂的富豪。更沒有發怒的地位。然而這七情中的一怒。若真個在靈魂中作起怪來的時候。自覺著非怒不可。那麼。怒一怒也是好的。甚或還可視爲藥物中的補劑。這補劑的效用。可以督促著這般人求地位的向上。謀愛情的爭奪。尋物質的享受。圖事業的進展。并以這種種好好壞壞的目的。用怒不可遏的精神去追逐和進行。當作是人生神聖的義



務倒又沒有什麼辦不到和做不得的事呢。不過到了目的完成。由這付補劑的功力。把一個平凡的人。也滋補成功一個富豪。或另發生了什麼不良的變化。以及這些事究與人生有無量大的意義。須看各人所本的動機如何。所採的途徑怎樣。事情是非常複雜的。做小說不當多說主觀的話。只好存而不論。但我知道人類強弱貴賤的階級間。是常有那種交錯的衝突。和循環的演進。而其中在作怪的。多半還是這個怒字。於是這種種的怒。因那些交錯的衝突而發生。卻并隨着循環的演進而不能止息。其中尤以平凡的弱者的一怒。爲最有精采。可算是占着原動力的最大部分。力能支配人類全部的歷史。而永遠留存于現在和未來的社會。若有不信。我可以從這方面寫出點一鱗一爪來。先以一詩爲證。

取置豪家白玉闌

終嫌格調太單寒

何如飛去投榛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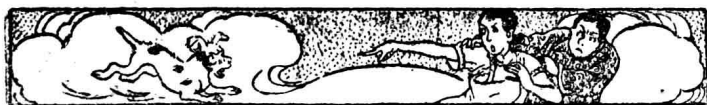
留與將軍作虎看

這首詩據說是前清造過反的秀才捻匪頭領苗沛霖作的。頗具有狂放不羈的個性。桀傲不馴的作風。和滿含着暗啞叱咤的怒意。固然是非秀才作不出。也無怪他做了秀才還要造反。不幸詩的末一句。語氣不大吉利。成爲一種語讖。弄不出好結果來。反雖是造成了。成王敗寇。卻終于被幾個忠君愛國功高福大的將軍們。似射虎一般。將他輕輕的收拾完了。苗秀才的事。姑不去談他。只是就詩論詩。倒頗可發生點新見解。詩題是咏石。大概是寫在一幅畫着水墨石頭的畫兒上的。第一句。取置豪家白玉闌。所謂豪家。自然是富貴豪顯之家吧。一塊頑石。是山林草莽的貨色。并不高貴。一旦有緣得以取置豪家。總算是被豪家看得起。身入高門。聲價十倍。豈非是頑石千載難逢的幸遇。在趨炎附勢的人們看來。真不知





如何羨慕呢。何況還置之於白玉闌中。地位是何等名貴。點綴得是何等高雅。陪襯得是何等堂皇。可見是既得叨隸帡幪。并還很受豪家中人的特別優遇。這還不足以自驕自滿嗎。那知頑石這件東西。性情煞是古怪。與尋常流俗人士不同。卻緊接着怒氣沖沖的來了一句終嫌格調太單寒。頑石呀頑石。你在白玉闌中醉生夢死。無識無知。享受着榮華富貴。過一輩子舒服日子。是何等的不好。你爲何平白地鬧脾氣。要講究個什麼格調呢。格調這個不祥的名詞。不知害盡古往今來多少有氣節有心胸的奇人。有才華有操守的志士。以至于講格調講究得窮極而討飯。被天下黃毛豎子所竊笑。又每每鬧到荆棘滿前的地步。被皇帝老子混世魔王窮搜冥索的抓了來開刀殺頭。你這塊頑石。如果有些靈性。曉得些人情世故。便應該懂得這吉凶禍福的巧妙玄機。趕快別講究這個洪水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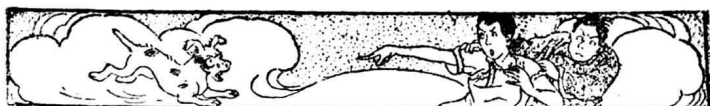
獸般的調調兒才好。幹嗎要任着性兒。敢向這危險的道上鑽呢。果不其然。你只要稍微講究這調調兒一下子。便登時虛火上升。渾身窮骨頭發癢。嫌這樣。嫌那樣。安樂得不耐煩了。也許是頑石孕受天地露氣及日精月華而生。質地和內心都十分清潔。便自以爲比濁世俗人正派。又兼之七竅玲瓏。別具法眼。視覺上容易看個透明。平日價把豪家的內景看得多了。覺得這些人都是金玉其外。敗絮其中。表面上雖像煞有介事。裝扮着正人君子。骨子裏。却口是心非。卑污齷齪到了極處。縱然一時驕奢淫逸。好像置身天堂。實則罪孽重重。惡因常種。偶而良心有知。煩惱立至。無異于在地獄受罪。頑石夾在這渾水淘裏。名園中所處的地位雖高。實不過是貴人的頑物。白玉闌中布置雖雅。看去也無非是些枷鎖桎梏。活生生變成不自由的罪囚。并玷污了自家的清白。不是誇口的話。這一家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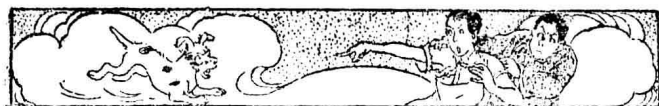
裏裏外外。誰都不如我和我那同姓宗兄大門外石獅子太爺來得乾淨。石獅子鎮日坐在大門外。昂首向天。悠然自適。看不見裏面這些怪把戲。還可媽糊過去。只有我被白玉闌所束縛。沒法擺脫得開。成年成日。要見這些不願見的人。看不願看的事。既不肯同流。又不耐合污。滿肚皮脹得難受。也就只好向着自己發氣。嫌自己格調單寒的不好了。嫌來嫌去。忽作遐想。這思想界的祕密。本來是極自由極神奇的。任憑什麼厲害的枷鎖桎梏。都鎖拏禁錮牠不住。除非是牠根本上靈性汨滅已盡。無心無肝。全不懂得思想。只要有絲毫靈性未滅。偶一觸動了這思想的本能。便內心裏熊熊燃燒着。一發而無涯無際的不可自止。這頑石想些什麼。也不外夫返本還原。率性歸真。仍想到他那出身的山川草莽上去。頑軀雖長。困在豪家。思想卻會仗着神力平空飛起。一飛飛到榛莽。而巧構着何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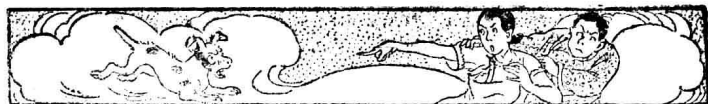
何如的意象。但究竟是何如的何如呢。又究有什麼妙處與用處呢。說來不覺可笑。也不過是留與將軍作虎看啊。這個將軍與這個虎。提起來卻另有個掌故。昔日漢飛將軍李廣。不大得志的時候。嘗醉後夜行邊關之外。見榛莽中隱約伏着一個猙獰凶惡的老虎。仗着膂力和技能。乘着酒興。扯出隨身弓箭。準對着那虎。開弓一箭射去。恰中個正着。翌日天明再往細看。卻并不是老虎。只是天生成的一塊大石。像個臥虎模樣。醉眼沒看得清。又使出神力當作真虎射。竟穿透一個大窟窿。但這個本事卻并不容易的。因此傳爲佳話。並便宜了這塊石頭。石以人傳。共成千古。就穿透了一個洞。也是大爲直得。這塊豪家的頑石。大概羨慕這位同類大小留下有點虛名。便恨不得也與他有同樣的遭遇。石頭固然并非真虎。卽或就是千真萬真的。而沒有武松來打。李逵來擒。施耐庵來寫。也還沒什



希罕。所以他想石頭第一要像虎。第二還要巴望着李將軍看作真虎般。看一下。虎縱然并非什麼好東西。但既勞李將軍看了。後。賣氣力抽弓放矢來射。便處于李將軍敵對同等的地位。承他看得起。與他一樣威武。有來來來大家比個高下的資格。與他一樣的出風頭。而叨光同傳于後世了。做一個箭靶子。承受他一箭。好在箭靶子也是名人的箭靶子。那算什麼。箭靶子又有幾個傳名的。即或不是箭靶子。而就是真虎。一箭竟被他斷送性命了。卻了這一生。只要博個名兒在。也就算不虛度不吃虧了。那怕自己作犧牲。白白的成就他人的威名。自己甘于服輸做個失敗者。但沒有我。那裏會有他。後世人伸着大拇指提起他來。也斷然會一並提到我。猶如草莽英雄。嘯聚山林。橫行半世。一旦遇着官家的敵手。被他剿滅。流出自家的鮮血。染就他人的勳名。也總算轟轟烈烈過了一場。死在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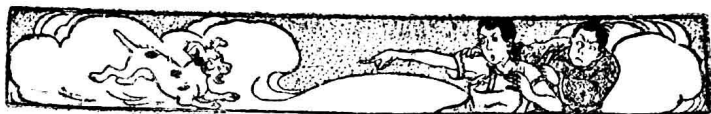
過自己的好漢手裏。總比老死牖下。死在婦人孺子手裏。漠漠無聞的強得多。又譬如戰國時候的一個策士說道。不用臣便請殺臣。用我與殺我。都可以發生知己之感。沒曾錯把我當作無用的膿包。頑石這種理想。雖會被天下那般自作聰明。而其實偷生苟活毫無出息的人們。笑他有些獸氣。但他發揮出這妙諦來。大可以使中外古今許多圖王創霸不成的失敗英雄。和那些命蹇時乖。懷才不遇的倒霉志士。同吐出幾口惡氣。消盡一些塊壘。并得着些稍微慰藉。就是做這首怪詩的苗秀才。約莫也是滿懷鬱怒。預作這未來失敗的解嘲。自寫其神奇高尚的思想罷。幾千年傳到今日。世界上的人類。也不知是那種生理學變遷的關係。和受了那股子惡劣的遺傳性。眼眶兒愈變愈窄。愈弄愈小。狹小到只有一絲一縫。一星星的微光。眼界裏淺得無可再淺。看着那富貴豪顯。那怕僅是暫



時的頃刻的。略勝一籌的。都覺得是非常之好。一窩蜂似的全搶着往那熱處鑽。高處扒。什麼卑污苟賤的手段。都毫不介意的做得出來。假使有豪家的白玉闌。可以容他安處的話。正是皇天有眼。祖宗有德。機會難遇。時運大來。求還怕求不着。又豈肯輕輕錯過。那怕打破頭和罰他變矮三寸。也定要爭着擠進去。嘗嘗異味。即使撈不到嘴。單臭着點臊腥氣。也是好的。及至真遇有豪家欽賜他出入豪門了。居然青不青白不白的。瞟了他一眼。像豪奴一般收留着。使喚着。高一些的當個拍打吹唱的清客。低一些只在門房角落裏伺候着跑狗腿。一樣都是好氣數。好似一生都從此受用不完。那格調是什麼東西。能值幾個大錢。寒不能當衣穿。飢不能當飯吃。講究這些幹嗎。就是要講的話。吹牛拍馬。請安打躬。自另有一種奴才式的格調。處處與實利主義有關。一生也講究不盡。更無暇討論什



麼單寒的古怪格調。除非是一不小心。把豪家得罪了。或者阿媚之術不工。巴結的不得法。被豪家發了怒。屏諸門牆之外。大喝其西北風。那才是真正的單寒呢。若是好端端的。有靠山可托。誰不願意在高樓大廈中。暖和和。誰肯發癡般。再想飛到榛莽去。挨餓受凍。偶爾縱有個把腦筋未曾麻醉透的書毒頭。良心未曾扔乾淨。有意無意之間。忽然覺得這種奴顏婢膝的玩意兒。有點不登樣。臉皮上紅了一紅。再假裝着嘆了一口無可奈何的悶氣。已經是鳳毛麟角。不可多得。可稱聖之時者也了。然而這種人。注定是餓鬼道中人物。絕不能一帆風順。富貴白頭。在一般人看來。已畢竟不足爲訓。至于像苗秀才那樣。吃了豹子心。老虎胆。竟敢發抒着那不應該和不配有的怒意。流露出那種大逆不道。背拂人情的怪思想。怪格調來。簡直是萬千人中。難尋有一個半個。照着物以希罕爲貴的原



則似這一類不輕見不易有的怒法。姑無論其在平凡的人身上。是否具有補劑的功效。抑有無好壞不同的影響。但至少總算是個不尋常的東西。自另有其獨特的珍奇的價值。做小說的我。也就是打算在這個上頭演繹出個不大平凡的故事出來。讓諸君見仁見智的各別看去。或者將來有人因此便將這個怒字。另有一番最新的估價。也未可知。而這一篇楔子。藉苗秀才的石頭。李將軍的老虎。寫成一點似物語又似寓言的文字。倒又和一篇冗長的序文差不多。再往下從第一回起。那才是本書的小說正文呢。另寫出四句韻文來。預先說個大概。正是。

賢昆仲積孽逞豪奢

小兒女寄生強掙扎

俏主婢祕幕起波查

莽男子隨處多牽罣

滑稽香艷長篇

程瞻廬著

唐祝文四周傑傳

本書著者程瞻廬先生——

年紀雖老 文筆極新！

寫出來的俏皮文字 看了誰都要噴飯！

你看——他把一部的三笑彈詞

變成這樣一部妙盡妙絕的滑稽小說——

無一句不好笑 無一回不好笑

全書六十萬字 可換六十萬聲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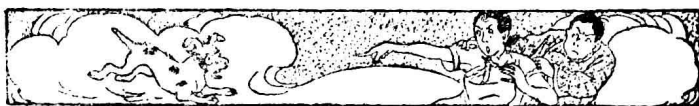
你能看了下面兩回不笑麼？——

現在趕印

全書洋裝八冊
定價大洋七元

特價四元二角

函購寄費
二角三分



第一回

身世伶仃災童得主

風塵勞碌戰將還家

話說北京從前未改名北平的時節。有這麼一年。這麼一天。約莫是黃昏時候了。前門外西車站。忽然的搖搖擺擺。來到了一列大車。這到底是那一次車呢。若有一個專門的旅行大家問我。難道你們貴國鐵路局頒行的火車表。就沒注出列車次數和應該到站的一定鐘點嗎。我便忙裏偷閒答道。我們敝國人矛盾着講究個古國的形而上的哲學。又時刻不忘攪和上西洋的形而下的科學。一方爲着偷懶。不肯再勞動兩條腿在地上走路。所以要坐火車。一方卻又無拘無束。無爲而治。毋須乎遵照火車表上的序列和鐘點。有力量湊齊了車頭和車輛就開車。任憑車頭的健康怎樣。和坐車的闊人們意思怎樣。愛走便走。愛到便到。半是聽命于自然。半是秉承夫權勢。旁的掏腰包買車票的小百姓們。能够從車窗裏